

恶劣天气怎能进校难?

居著培

据北京晚报官方账号“北晚在线”报道,5月22日,江苏常州下起了大雨,有家家长吐槽,因为学校不到时间不让进校门,有多名学生在校门口淋雨等待,教育局回应称,从开学就跟学生说了7点20之前不让进校,恶劣天气,家长更要做好预案;也会跟学校说,以后再有特殊天气,要安顿好学生。

其实,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的小学应该或多或少地存在。如今,学生安全是重中之重,老师上班又有固定时间。在校园没有老师的情况下,为安全考虑,不允许学生进校。这导致即便是晴天,家长送孩子上学,也是紧张兮兮的。大多学校规定,学生从进校到上课,只有二三十分钟时间。卡在极短的时间里,几百上千的家长带着孩子涌向学校,校门口及主干道必被堵得水泄不通,孩子迟到也就在所难免了。另外,有些家长上班也得打卡,也怕迟到。所以,他们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早点送孩子。

然而,太早了,学校不让进,孩子们只能在校门口等了。如此一来,春夏秋三季还罢了,如果冬季天气寒冷,孩子也只能在风头里挨冻。遇到下雨,孩子们也就不得不穿着雨衣在雨中挨雨淋了。常州教育局的做法,看似撇清了责任,其实根本没有为家长考虑,说到底,还是缺少服务精神和服务意识啊!

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:我们办教育为的是什么呢?毋庸置疑,为的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幸福地成长。如果“家校社”三方都能从这个角度考虑,恐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针对一些学生会提前到校的情况,学校可不可以在校门口设立等待区,可以搭帐篷让早到的孩子有停留的地方,保安、值班领导及老师维持秩序?企业单位可不可以对于接送孩子的职工适当调整一下上下班时间?还有,什么时候,各位家长能真正放心,让孩子自己上学?什么时候,学校能真正成为孩子的第二个家,孩子什么时候到校,校门总是开的?……说到这里,要真正解决问题,可能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。

行文至此,我不由想起自己上小学那会儿。那时候,我总是第一个到校的——因为我家离学校近,校长就让我保管着学校大门的钥匙。我记得,特别是冬天的时候,天还很黑,我就早早来到学校,打开学校大门,走进教室,然后去点炉子。因为我拿着学校大门的钥匙,不自觉就有了一种责任感;而这种责任感也像一种荣誉一样,鼓舞着自己,于是就想着为大家做点什么——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。



●老树画画
老树

经常一盲者,从容走在街上。已经走过十年,从未迷失方向。

上海人“吃大菜”

沈嘉禄

类,不准丢在院内,必须放在筐里,每日倒在大门外僻静地方,免得家里的人受病。肉板、面板使后即擦,不准别用。开壶(开水壶),只许烧水,不准煮别物,应该常常清洗干净。”这种规矩大概是当时的中国厨房不大讲究的吧。

由此,中国人见识了烤牛肉、烘牛舌、牛肉阿拉马、烤兔子、牛蹄冻、薄荷小汤、亚利米波脯、苹果排、英法排、劈格内朴定、花红咳思塔、油炸弗拉脱、姜松糕、西达糕、地蛋馒头、托纳炽、撒拉冷、华盛顿糕、知古辣等稀奇古怪的“番食”。

后来我了解到,面包比西餐提前一步踏进中国市场的门槛。1855年,英国商人霍尔茨与人合伙在上海开了第一家面包店,同时还供应牛奶、咖啡和熏牛肉。三年后,埃凡洋行开始将面包生产工厂化,为照顾中国人的习惯,面包店更名为埃凡馒头店。在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里也专门有一条“外国馒头”：“匀调麦粉做馒头,气味

多臃杂奶油。外实中松如枕大,装车分送各行收。”

到1881年,法租界已经有三家面包店,面粉是从美国旧金山运来的,成本相当高。西侨的饮食离不开牛奶,这时上海英租界已出现了养牛场。外侨所需奶酪也是从丹麦进口的。当时,在上海市场上还可买到各种西洋蔬菜和水果,比如卷心菜、花椰菜、芦笋、朝鲜蓟、芒果、柑橘、洋桃等。至于威士忌、白兰地、葡萄酒和啤酒,则在更早时候就进入中国了。

1882年,上海开出第一家西菜馆,名为“海天春番菜馆”。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世界中心,将别的国家都说成“番邦”,西菜被命名为“番菜”是符合这一逻辑的。不过,新民晚报有一次在“海上珍档”专版中以西餐为题展开讲述,作者薛理勇先生考证出上海第一家西餐馆应是亨白花园。薛理勇还考证出亨白花园就在华山路戏剧学院后门。沧桑百年,亨白花园已灰飞烟灭。薛老师是地方志专家,对吴地一带的民

俗也相当熟稔,上述的“海天春”他也在文章中提及,并考证出是一个曾经在外轮上当厨师的广东人在福州路上开的,“它竟成了上海出现的第一家番菜馆”。薛老师用了“竟”字,看来是含有嘲讽之意的。但“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创的西餐馆”或许是它的历史意义所在。

后来我从资料中发现,礼查饭店最早在1860年就由西餐供应了,他家应该是“魔都西餐第一家”。礼查饭店是一家旅馆,即使有西餐,也是专供住店客人的吧。其实比礼查饭店开张更早的还有一家,就是1848年建成营业的密采里旅社,地址在法租界公馆马路(今金陵东路),与礼查饭店才一箭之遥,老板是法国人。从老照片看,密采里是一幢三层楼的殖民地风格洋房,他家也供应西餐。1909年出版的《海上竹枝词》(作者朱文炳)里就有一首写到了礼查和密采里:“礼查办馆共金陵,宴客华洋一例同。法界盛称密采里,三洋一客亦称雄。”吃西餐是时尚享受,每人消费额约为一元大洋,而密采里要收人家三元大洋,按照上海人“一分价钿一分货”的说法,密采里的西餐应该是当时最豪华的。

好玩的人

舒州

聊天中,他提及同事:千好万好,只是得罪尽身边人。

桩桩“罪过”如下:有事都摆到台面上谈,有话都提到明面上说。只走直线,不走曲线。后门不开,旁门不通,一律光天化日之下,前门相见。眼里不容沙,嘴下不留情。看不惯阿谀,听不惯逢迎。“罪状”一字排开,笔笔都在控诉一个没有“味儿”的人。

对上,不去讨好;对下,看不见讨好,弄得自己也不上不下。带出的博士生一堆,散落五湖四海,他依然是普通教员一枚,半点头衔也无。

这是怎样一个人呢?我想到的是好玩。什么是“好玩”?太多人下过定义。

翻翻过往,我以为陶渊明是好玩的,他拒绝、抵御;李白也是好玩的,他飘逸、不合作;苏东坡是好玩的,他跌了又跌,爬起又爬起,身上心上竟然都不沾一点灰;鲁迅也是好玩的,他嬉笑怒骂都如游戏,游戏是文章,文章是游戏,他讲笑话,自己不禁笑。

他们的好玩,是“真”,天真,守真,归真,敢真。也许在当时,他们周围的人,并不觉得他们好玩。做到真,接受真,两件都不容易。

苦笋帖

李丹崖

可不是吗?人嫩好比笋,人老就是竹。竹子,宁折不弯,理应是好事。笋子,柔嫩多汁,亦是好事。各有各的精彩。

怀素有《苦笋帖》曰:“苦笋及茗异常佳,乃可迺来。怀素上”。苦笋和新茶都滋味甚美,直接送来吧。这一定是说给最好的亲朋,才这样不客气。

对了,这个季节的南瓜下来了,若是吃不完,可以切片,拌上锅底的草木灰,晒干,待到霜雪俱下时,来煨肉,吾乡称此为“南瓜笋”。

南瓜有笋滋味,不知道南瓜和笋,谁沾了谁的光。

脱粒

林梅朵

“嗯!您要喝水吗?我去拿。”妈妈把一个大簸箕扔给我:“给,你去接麦粒!”啊?接麦粒!我呆住了。妈妈催促着:“快点呀,筐箩都满了!”我赶紧拾起簸箕,到脱粒机一侧的大筐箩前,用力挖起半簸箕麦粒,一路小跑着把它们倒在不远处的粮食堆上。再跑回筐箩前挖起麦粒,再倒到粮食堆上。

没几趟下来,我就成了“小鬼儿”样儿了,脸上身上都是土,胳膊的汗毛上都飘着一层土。原来这是极脏的活儿。出粒之前,麦粒是混着泥土和麦糠的,出粒口有个大风扇,会把轻飘飘的土和麦糠吹走,然后沉甸甸的干净麦粒才会落到筐箩里。在出粒口接麦粒时,正迎着大风扇吹出的那股风——不

能说话,一开口,土和麦糠就灌一嘴。

我脸上热汗直流,不仅是因为累,还因为紧张。我从没参与过打麦子这种活儿,怕出错。之前,我和妹妹争论过一个问题:人长眉毛有什么用?我说是为了好看,妹妹说是为了和眼睛配套,不然就会很奇怪。我们谁也说不过谁。现在,我终于明白了。

我从小就眉毛稀疏,只是淡淡的两痕,仅有的几根眉毛还又细又软。现在我不住地流汗,麦糠弄得浑身刺痒,难受极了。头发里的汗水流下来,稀疏的眉毛根本挡不住汗珠,汗就直接流到眼睛里,一只眼睛睁不开了,我又不敢用手去揉——手上都是土。我眯着眼看

看妈妈,她也在流汗,但她额头上的汗水流到眉毛那里时,就顺着眉毛往两边流,再顺着眉尾流下来,根本不会让汗水侵入眼睛——妈妈的眉毛又粗又黑。原来,人长眉毛不是为了好看和配套,而是为了挡住汗水不糊眼!

脱粒机摇晃着,像疯了似的脱出麦粒。我跑来跑去地运麦粒,还是运不及时,筐箩里总是满满的。小乙叔冲我大喊:“从侧边接麦粒,别对着出风口,会眯了眼!”我感激地点了点头,从筐箩一侧舀起半簸箕麦粒,向粮食堆跑去。

星期文库

儿时的麦收之四

松弛

徐竞草

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是松弛。一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,不互相埋怨,不彼此指责,不传递负面情绪,不制造压抑紧张的气氛。如果长者对幼者要求过于严厉苛刻,或幼者过于骄纵蛮横,家中都很难营造出松弛氛围。

家是港湾,是休憩地,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

找不到松弛感,那他在别处也很难找到,更难养成乐观积极的心态。家里想有松弛感,是需要刻意营造的,需要家庭成员间彼此容忍。有些刻薄之话,坚决不说,一些可能引起争论和不愉快的举动,坚决不做。无条件地相亲相爱,彼此接受,互相鼓励扶持,松弛感便会出现。